

我的母亲一生劳作于乡间，2004年在达城居住半年，回乡不久肺病发作。之后十年，老人家不是意外受伤，便是肺病复发，备受煎熬，受罪至两年前终于走向人生的尽头。

接到噩耗，我惊呆了，对母亲突然离去毫无心理准备。作为儿子，我念想母亲只要不沾“癌”字，就能最终战胜肺炎！接完电话，我又立即为自己和儿子请假，匆忙乘车往家里赶。一下出租车，看见戴着孝帽帽接我的姐夫，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，太晚了。母亲躺在灵床上，双目紧闭，胡桃核似的脸庞已变得扭曲，蹙成一团，可见她走得是多么痛苦……我知道，母亲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听见狗吠便从内屋走出来欢喜地对我喊“润明你回来了！”然后躬着腰领我进屋。

我守坐灵堂，陪母亲度过最后一个长夜。据妹妹讲，她最后一次来看望母亲时，母亲拖着病体送她出城，她好远好远……听着妹妹的哭诉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能想象出母亲最后对儿女的眷恋对生命的渴求，对病魔和死亡的无奈。

我知道，自从自己卸任村干，多年来一直为生计奔波不已，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，每次回家也只是给父母非常有限的几个零花钱。但母亲总要推辞，总说她和父亲还能挣，要我把钱留着多送孩子读书。推辞的最后是父亲妥协，把钱接了，这时母亲又总要怨怪父亲“见钱眼开”……想着母亲艰难度日还如此替儿子思量，我又感动又气恼，说你再固执我就不回来看你！

我知道，儿孙全不在身边，晚年的母亲孤苦艰难，但她从不提及，却总是挂念这个日子难过那个处境惶惶。人生的悲苦，我全明白，面对母亲我却无法超脱。阳春三月，乍暖还寒，左邻右舍围坐在院坝的一堆柴火取暖，我在母亲的灵柩旁来回走动，无声的泪水洒落一地。

这些年，随着年事渐高，母亲常常无缘无故地给我打电话，或劈头就问孩子的学习情况，叫我不要一有点钱就给她拿，应该放在那里好好送孩子读书；或是严厉叮嘱我不要总是醉酒……我一度厌烦她，真是人老话多。可我现在每念及此，发现母亲是在想我和我的孩子，我们常年在她身边，那种孤单落寞，甚至在一点一点蚕食母亲的健康。

2013年中秋节这天，母亲的肺炎又发作了。在医院，我和两个姐姐陪伴着母亲度过了一个煎熬之夜。那个夜晚，母亲在病床上翻滚，院里的几个主治医师碰头会诊也毫无办法，都说“没见过肺炎会导致心

里发烧发慌至这步田地的”。我们怕母亲就那样过去了，给她输氧，当然也无济于事！为减轻母亲的痛苦，征得我们同意，医院为母亲用了镇定剂……看着可怜的母亲，我哭着发誓，我一定要医到最后一口气！

节后第二天，母亲病情稍有稳定，她把我叫到床前，说她“问题不大”，催我必须去上班，不能耽擱的。我在医院缴费单缴足了以后几天的医疗费后，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医院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母亲在住院的第五天就吵嚷着要回家，说她“已经好了——医生的话不可全听，现在这个年头，医院净挣钱。”母亲的固执让我十分恼怒，我在电话上大声武气地吼她，威胁她说：“你这个样子对自己，今后别怪我不管你！”

可我心里的石头哪里能落地呢？我三天两头给母亲打电话，她总说她好着呢，村里的赤脚医生每天都来给她输液，那个效果甚至比城里大医院的都好。我半信半疑，叮嘱道，只要觉得不对，随时都要来城里医治。后来，我打电话回去问母亲病情，她就不再接，父亲说母亲的病在好转，叫我放心，只是自己好好工作就是了！

原来，父亲是在伙同母亲欺骗我，欺骗着他们可怜的儿子。直到母亲去世，在我的逼问下，父亲才实话告诉我，每当他接电话时，母亲就守在一旁，给她打着手势，命他不要将病的实情告诉我……为防不测，父亲一边请赤脚医生为母亲的病情做些简单调理，一边砍伐着房前屋后所有的大小树木。可是，可是母亲在父亲感冒卧床后，还是独自去悬崖自尽了！母亲血淋淋的自尊，让我脆弱的自信自碎了一地……

母亲去世的前几天，父亲仍然去找了她信任的那个赤脚医生来输液，配着散热止痛的药吃，可病情没有丝毫好转，只向父亲诉苦“生不如死”。母亲终是极不甘心地离开了我们，她的清醒她的痛苦她的逝去使她心灵不得安宁。不过，可以告慰母亲的是，父亲在悲苦中总算挺了过来，我们姊妹也更加成熟更加团结了。为了母亲，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。

按照乡间风俗，在母亲去世两周年后，我得回乡去为母亲挂坟，冥纸燃起，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满天飞舞。我们给母亲说着话，让她安息，说在这面黄土坡上有我的奶奶、二妈，还有我村更多的长辈……母亲你不必感到孤单，这面黄土坡到处都有你一生侍候的土地，土地是你一生的信仰和宗教。而我们，更是永远忘不了你，会时常来探望你的。

母亲的遗产

赤裸裸地来到世上，赤裸裸地回归自然。在尘世历经九十五个春秋的母亲，终于拖着负重的疲惫，闭上了慈祥的眼睛。

母亲生命的最后一个月，时而苏醒，时而昏迷，时而不能言语，时而三言两语。守护着母亲的我，甚是焦急，望着骨瘦如柴、脉搏微弱的母亲，似有刀刺胸肉之痛。

还记得母亲超过九十岁时，她说你们不知道，我百年后，有一万五千元的存款，儿孙们一定得每人一份，这样可保福祿相传。听到母亲的这番话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晚年的母亲没有生活来源，身无分文，生活费及日常开支全是兄弟们你一千我八百按月给的，存几千元尚可，居然达一万五千元，怎么都计算不过来。我心想，莫非晚年的母亲节衣缩食？若是这样，那作为后人的我们将会后悔一辈子。

母亲年老时坚决要求回到农村老家，说那是她的根和魂，人老了就像落叶一样，都要回归到泥土的。母亲住在老家的老房子，我们雇人照料，她拒绝得干脆，说是都钻泥土里的人了，还给后人添什么麻烦。

就这样，母亲一个人在她称之为魂和根的农村老家过起晚年的独居生活。大门外的坟子旁边，有一片松质的土壤，她叫邻居王嫂帮她找铁匠打制轻便的铁钉锄，不时点播上四季蔬菜，什么小白菜、芹菜、苦瓜、丝瓜、西红柿、四季豆、南瓜一类的，那块地上还真是绿意浓浓。也正是高龄的母亲坚持锻炼，适度劳作，不仅延年益寿，而且把蔬菜当作主食。我和哥哥们每月给她生活费不仅开支得极少，而且悄悄地背着儿女们存起。

母亲，以她的一贯勤俭，为后人留下一万五千元的遗产，细想起来既辛酸又揪心。听大哥大姐说，母亲临终前，嘱咐按以下原则分配：儿子、孙子直至曾孙，每人一份元，若不够，由四个儿子填补；还说后辈们分了她的遗产，她会在天国庇佑家

里兴旺发达，读书、经商、务农都会大吉大利，尤其是孙辈、曾孙辈们会读书得大奖，不是第一名，至少是前三名。

听罢母亲对她遗产的分配嘱托，我心中如浪涛翻滚。母亲一生都想着后辈，就连离开人世时也在祝福儿孙。母亲八十五岁后把大哥和我叫到她跟前，拿出二千元钱，以不容置问的语气说：按照儿女、孙子、曾孙们的人数，买上等的毛巾，只要后辈们洗脸擦汗，就会想到她，还能感成长辈对儿孙的殷切爱护。还特别叮嘱，给儿子、女儿每人置一床精细的棉絮，买质地上的床单被套。母亲说，我百年了，你们无论是个哪个季节，只要看到盖在身上的被盖，就会暖和。

母亲对遗产的周到考虑，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。她留给后人的遗产微不足道，但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。一个农村妇女，其对财产的见解比很多人深刻。

当很多庄稼人不是为已经长大的儿女积攒钱粮、修房造屋，就是给儿女说媳择婿、拜师学艺时，母亲却含辛茹苦，守着穷日子，让她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！这就是母亲笃信知识改变命运、读书造福人生的朴素教子观。看到同村的经商成了富人，盖的钢筋楼房水泥混气派，母亲丝毫不为所动，想千方百计供我们读书。她说，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读到书。那个苦难的时代，尽管母亲有着极高的读书天赋，可是因为家境贫穷，注定与书香无缘，只能沦为常人，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与众多农村妇女一样，早早地结婚生子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。

在母亲的教导下，我和姐妹们无不发愤读书，无论有无读书天赋，都深信天才来自勤奋的朴实道理。不管哪个阶段的求学，都是勤学苦练，早起晚睡，听老师讲课总是全神贯注，生怕听漏了一个知识要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大都念完初中、高中，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，相继考入大学、中专，毕业后都拥有了理想的单位。看着子女们一个个出息了，这个时候，历经生活苦难，饱经岁月沧桑的母亲，总算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天下不敢小达州

——序刘家黎先生新著《达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》

岁次甲午，时序严冬。我独坐识丁堂，临窗静静地捧读故友刘家黎先生新著《达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》书稿，不觉心旌摇曳，阵阵暖流涌上心头。

达州古属巴地，唐、虞、夏属梁州地，殷商属雍州地，周朝属巴国地。达州，是宋太祖乾德三年（公元965年）改通州为达州的。在这古老而英雄的土地上，人杰地灵，名人辈出。

生于斯、长于斯的黎先生，对故乡名人如数家珍。在他的笔下，古代的、近代的和现代的文化名人，栩栩如生，一个个徐徐向我走来，动人心魄，感人肺腑。他们中有著名经学大师、达高中创办人廖平；有辛亥革命先驱、达一中创办人刘行道；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、川师大的实际创办人段可情；有骁勇善战的贵州提督苟羽威；有抗清名将李长祥；有“三·一八”惨案中的达州籍烈士赵钟玉、林孔唐；有井冈山斗争英雄陈伯钧、徐彦刚；有忠心耿耿、为党为国，入党比中共建党还早的“大善人”王维舟；有国防部长、儒雅将军张爱萍；有中国“黑格尔”杨超；有川北行署副主任秦仲方（主任为胡耀邦）；有红军书法家魏传统；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唐甄；有四川办报第一人、参与创办《时务报》的吴德藩、吴樵父子（另有专著）；有川东游击军创办人之一的李家俊；有达县革命播火人唐伯壮；有大巴山音乐园地开拓者王抒情；有《康定情歌》作者李依若；有国画大家王君昇；有全国硬笔书协主席庞中华；还有“元九”登高节纪念者、达州家喻户晓的元稹等等。他们以深邃的思想、模范的行为，甚至以热血和生命，催生着社会的文明进步，国家的独立富强，其事迹催人泪下，令世代敬仰。

在这众多的人物中，作者特别青睐唐甄和元稹，以浓墨重彩，洋洋万言，详尽叙述了他们的身世、主张和作为，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对于唐甄，作者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，综合概括，探源究底，更上层楼，使形象更加丰满；对于元稹，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史，有褒有贬，实事求是，还原了历史真相。

唐甄（公元1630—1704）先祖唐瑜，为明朝“永乐大帝”朱棣之师，家学渊源深厚。他从小就受到舅父李长祥的严格教育，李长祥是进士出身，“昼当课其文，夜当课其诗”。后来，唐甄

终成为明末清初和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颜元齐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是达州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。他28岁时乡试中举，会试不第，后任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，任职不满10个月被革职。后居江苏吴江，穷愁潦倒，振笔著书不辍。年四十以后，鸡鸣而兴，夜分而寝，潜心著述，发愤为文，其代表作《潜书》写成。《潜书》集中反映了唐甄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。他信奉务实功的唯物主义，认为“生贵莫如人，人贵莫如心，心贵莫如圣，圣贵莫如功”；他信奉重实行的认识论，认为“知行合一，为自然之势”；他发展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，主张“责君富民”，“自秦以来，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”；他主张“众为邦本，土为邦基，财用为生民之命”；他主张“民本中心论”，认为“民为邦本”；“众为邦本”“本固邦宁”“凡事为民”；还主张“富民厚本”“立国之道惟在富民”等等，内容丰富，博大精深。唐甄在三百多年前，就提出这些精辟见解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，不愧是明末清初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！难怪在《潜书》出版后，好评如潮，曾受到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激赏。有的说“在古今著作之林，总标有相当位置”；有的说“五百年无此文矣”，“是周秦之书也，今犹有此人乎”；有的说“卓识伟论，非近代所有，文亦驾唐宋而上”；有的称自“周秦而后，仅见此作”等等，一时洛阳纸贵，“四方争购之”。这确实是达州的荣光和骄傲。

清嘉庆《达县志》载：“通州以元稹闻名”。诗人元稹（公元779—831），字微之，行九，世称元九，祖籍洛阳。是非达州籍人氏，这在本书的众多人物中是个例外。元和元年（公元805），举制科对策第一，拜左拾遗。曾任监察御史，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。他曾被贬为通州司马，为官四年，体察民情，勤于政务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桑，拓荒造田，兴利除害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通州曾建“六相祠”，元稹、李峤、李适之、刘晏、韩滉及张商英皆入祀祭之。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）正月初九，元稹离开通州时，百姓倾城出动相送，依依不舍，登高而望，目极天涯，从此有元九“登高节”民俗。2006年，达州市人大常委会顺乎民意，作出了设立“元九登高节”的决定，使沿袭千年的独特民俗得以固定化。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诗

人，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。他曾为民众的苦难呼喊，也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抗争。但晚节不保，依附宦官，霸占人妻，挟私报复李贺，在官德和私德上皆有缺陷，在当朝也颇遭非议。作者义正辞严，指出元稹是人不是神，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元稹，达州人民感谢他！

诗人郁达夫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说：“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有了伟大的人物，却不知道拥护、爱戴、崇拜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，家黎先生从语文教学岗位退下来后，自费走南闯北，不辞辛苦，访专家，查资料，历时15年之久。然后孤灯黄卷，操觚不辍，草稿盈尺，伊人憔悴，把达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聚集成集，传诸后世，孑然一身，仍躬耕不辍，这是种什么样的精神！他在《自序》一文中，记下了此时此地的心境：“推开历史的门窗，涌入的是：朝代繁盛兴衰，故事跌宕传奇，人物的悲喜命运，触摸那一一张张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面庞，有的可歌可泣，令人慷慨激昂；有的可亲可敬，令人如沐春风；有的可惊可叹，令人拍案称奇；有的可悲可怜，令人歆叹怅然！”看！作者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浑然一体，同欢同乐，共悲共感！我们有理由说，先生为哈克服艰难险阻，矢志不渝地坚持出版这本书？是因为他爱达州文化名人，更爱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！

名人辈出绥定府，天下不敢小达州！达州曾是全国第二大苏区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目前，达州人民正行进在共筑中国梦的快车道上，马踏飞燕，一日千里。我们新望达州读者，手捧此卷，细细品味，汲取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书中人物的正能量，一路高歌，永运向前！

所作论序，鄙拙犹蒙，有负作者之重托焉。

（作者系达州日报社原党组书记、社长、总编辑）



一树乡愁

周末回乡，适逢小满时节。在村口的大道旁边，我又见到了那棵枝繁叶茂的桑葚树，桑叶滴翠，枝条垂垂，树枝上挂满沉甸甸的桑果儿，似有一股清香直钻鼻中，那是我熟悉的童年味道。我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东西，跑到树下，踮起脚尖，一伸手，拽下一根枝条，摘几粒红得发紫的桑果，放进嘴里，霎时，酸酸的甜甜的汁水沁在唇齿之间。童年采摘桑果的往事，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。

记得小时候，农村物质匮乏，生活贫困。没有几户人家有闲钱买水果，即使有钱，似乎也没有地方可买。桑果儿便是大自然的恩赐，无私地馈赠给我们这些馋嘴的乡村孩子。

在我的家乡，桑果儿又叫“桑葚”，也被我们称做“桑苞”。在它泛泛着青色时，我们便开始摘着

吃，不过那时的口感并不好。直到仲夏，桑果儿红中透紫，紫似黑的时候，味儿最甜美，这时采摘最好。可惜成熟的时候，低矮的枝条上的桑果儿早就被我们摘光了，于是只好偷偷地爬树采摘。对于十几岁的我们来说，爬树是件危险的事，父母知道了少不了会给一顿打的。但桑果的诱惑远远大于棍棒的威吓，所以我们村与我同龄的孩子大多会爬树。不过，这口福来的也并不容易，我的肚皮上至今还留有当年被树枝划破的疤痕。当然，那次我少不了会挨一顿打骂，但我总忘不了妈妈骂我的时候，眼里噙着的泪光。

成熟的桑果表皮很薄，十分娇嫩，稍微碰撞或挤压就会皮破汁溢，所以吃桑果的嘴唇总是乌黑的，这是瞒不了人的。上学的时候，我们还喜欢把整把的桑果塞进玻璃瓶里，然后

装满开水，就像是自酿的果汁一样，带到学校解渴。

据说桑果还能生津润肠、补肝益肾、乌发明目，常吃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，对睡眠质量和抗老养颜有很好的帮助作用，被称为“民间圣果”，是不折不扣的保健佳品。

这么好的东西，现在怎么就这么满满地挂在枝头呢？我一边采摘桑果，一边向四周张望，我多么希望能有几个小孩子过来分享我曾经的快乐啊。也许是现在孩子们好吃的水果多了，不屑于这小小的黑乎乎的家伙了吧，我有点失落地想着。

桑果儿酸，桑果儿甜。蜗居城区，久不归乡的我常在梦中品尝童年的味道。在这个丰衣足食的年代，酸甜可口的桑果儿，对于我们这些离乡的“70后”来讲注定会结成一树淡淡的乡愁。

熊仕喜

杨国军

主编：蒲建国
编辑：何晓丽
廖晓梅

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
dzrbshk@126.com 2389342-407